

古今義俠奇觀

古今義俠奇觀 第三冊

目錄

女子

聶隱娘

三鬟女子

萬義姑

沈雲英

吳佩琳

金陵瞽女

呂四娘

俠女誅某相

俠女殲某巨公

荊兒

珍娘

張青奴

壁飛善技

衛女

紀大姑

赤腳長衫之妹

賽木蘭

女李三

楚女

駱氏女

武進拳師女

李奉貞

韓女

紅孩兒

飛霞

翠姑娘

如意兒

燕娘

翠雲娘

松嬌

南海女

顧月波

梁氏女

漁家女一

漁家女二

朱繡君

湘中奇女

當爐女子

冉英

婦人

賈人妻

空舍婦人

荆十三娘

程婦

雷氏

庚娘

義全側室

劉夫人

黃婦不降清

王隸婦

李雲娘

恩太太

蔣靜

小二

鴛鴦俠

僞書殺賊

杜憲英

大力姑娘

丐婦

陸四娘子

溜川農婦

萬花小姐

朱大脚

破廟俠婦

馬麗姑

王九姑

陳禾青

老嫗

侯夫人

白泰官母

林姑娘

荒居老婦

雙漂母

孀婦

申屠氏

誓死保塚

秦良玉

夫人城

漳浦蔡女

楊娥

吳絳雪

喬女

鄒母書捐

一婦三善

李寡婦

妃嬪

費宮人

香妃

妾媵

董國度妾

周櫟園姬

妾擊賊

妾救嫡

倪惠姑

汪翠娥

梨渦

婢女

紅線

朶那女奴

秋菊

冬梅

書兒

翠兒

冒氏婢

楊氏婢

程姓婢

沈紳婢

鐵爪婢

汪麗英

賣解女

翠寶

傭婦

張氏

丐婦

白巧兒

嫻婆

湖南義婦

大脚仙

老乳母

優伶

大淨扮關公

某伶恤某公妻子

尹蘭

何伶獨力救千人

郝金官

張伶破法兵

程長庚

娼妓

邵金寶

雙義妓

顧橫波

李香君

方芷

何飛瓊

張玉秀

揚州四

蘇佩香

許紅玉

李鳳貞

楊法齡

紫鵑

黃菊奴

愛卿

翠娘

蘇瑞芳

柳月琴

飛燕樓

劫盜

鍾傅

茗中老人

附舟人

王克章

海霞

深山中偉男子

盜得盜物

王二

李勇

白蘭花

張青

李鬚子

崔老八

陳大

曾三陽遇盜

太湖漁人

一枝桃

周綠

盜嫉不義婦

瓊州盜

白飛鼠

蒼髯叟

鐵臂張三

潘虎

石達開

孫五

鑽天燕子

盜嫉袁氏

馬翁

刀俠還餉

陳尙僕

江洋巨盜

老工人

人龍老人

白奮

三少年

粉面獅

黃八子

盜悔殺人

韓子李

盜爲窮官吐氣

王五

古今義俠奇觀 第三冊

女子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敎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敎以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

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無害人者。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以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叱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曰。今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衛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

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當計殺之。不必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以待。夜半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敵。此卽繫乎僕射之福耳。因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也。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鵠。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至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於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至。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

縱亦不甚信。遣以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三鬢女子

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貫。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亦有官祿。既而賈遷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失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鬢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襪襪。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舉。往往經累日。設肴饒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相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取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

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以答。若力有所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當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鄰儕爲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詰旦於慈恩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如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帛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萬義姑

明萬義顥。字祖心。明威將軍斌女孫也。斌死國事。子鍾嗣。鍾止二子一女。長曰武。次曰文。女卽義顥。鍾泊子武文又死國事。時義顥未擇配在家。見次嫂吳夫人有遺娠。免身得男。且喜且懼。以爲太夫人曹老矣。今吳夫人與長嫂陳夫人皆嫠耳。孱孱此孤。存萬氏一綫。不可知也。不則強丈夫亦有不能保其孤嬰者。矧乃盡室婦乎。此則不可知事也。吾痛吾祖父兄弟四皆死國。而僅孤焉。危亦甚矣。吾何忍去而聽其不可知。則委萬難於老母嫠嫂。吾不忍也。吾非有他奇異。但恨不得爲男子。不爲男子而心男子。惟力是視。以與諸婦媼擊持此兒。心

則盡矣。事或有濟焉。亦不可知也。我尙安適而他氏姓乎。由是絕媒氏不通。矢志終於家。其後兒長大。名全。讀書嫻禮教。襲父爵。忠於君國。不負名將家子。則姑之訓尤爲多焉。自全而下十數傳。鹿園瑞巖諸公。俱以偉伐晉秩元戎。著名當世。嗟乎。姑撫育姪以不字老。與萬氏子孫相終始。卒之祀於將軍左右。子孫奉俎豆勿衰。禮以義起。固其宜也。

沈雲英

沈雲英。會稽人。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流寇張獻忠破武昌。過洞庭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戰。大破賊。欲退。會大雨。左體被創。墜馬。爲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不足畏。吾女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君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挺隨之。直前擊賊。賊出不意。駭亂。皆自相蹂藉以奔。遂解道州圍。得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焉。

吳佩琳

孝女吳珩。字佩琳。年十七。未字。父督戎于燕。值逆匪之變。爲流寇王十七所殺。棄屍於野。女聞訃。哀毀欲絕。星夜直入戎所。盡出其家產。犒賞將士。誓衆殺賊。衆感其孝。皆折矢爲誓。願

爲効力。時賊已南下。女率精銳三千至一山。聞山後鼓聲大震。女令探之。回報賊屯軍山下。聚衆刦掠村落。女大喜曰。天助我也。乃令一軍摘鈴偃鼓。遶出賊後。已騎桃花馬。銀鎧綉甲。率敢死軍千餘人。奮擊大破之。俘馘數千人。擒其梟主。歸而鞠之。卽殺父賊也。斬其頭。滴血祭之。次日。以衆寄某鎮麾下。錄其功。已乃扶柩歸里。女有弟齒尙穉。女撫育之。令就南村趙氏讀。趙富豪。有子年甫十六。聞女美。遣冰求婚。女怫然曰。大腹賈目無一丁。欲以燕雀配鸞鳳耶。遂偕弟亡去。遷嘉興。愛鴛湖之勝。結茅而居。日課其弟。時浙之某生。貴介也。二十未婚。有高尙風。視富貴如浮雲。常竹杖芒鞋。徘徊於青山綠水間。聞女賢。託媒求爲婦。女亦素耳生名。賦一絕示之云。茅軒倚水敞雙扉。時向空庭看蝶飛。果是江湖垂釣客。不妨移艇傍漁磯。生得詩大喜。遂結廬湖側。名曰小百尺樓。擇吉迎女歸。爐圍雪夜。詩詠花朝。伉儷相得。女嘗爲生談復仇事。輒歔歔不止云。

金陵瞽女

瞽女。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途。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襦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爲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

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甚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呂四娘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屋。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

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只有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老母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嫗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嫗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歎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爲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略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蹠踐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霜露。深以桃續爲。

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不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歛間履聲藉藉。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何爲者。笑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瑩七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七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嬖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徑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秘。洩恐不

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也。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旣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媪。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